

伦洋书坊

房龙文集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宽 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郭 兵 曹秀梅 季广志 译

北京出版社

宽容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郭兵 曹秀梅 季广志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美]房龙(Van Loon, H. W.)著;郭兵等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
(房龙文集)

ISBN 7-200-03648-X

I. 宽… II. ①房… ②郭… III. 思想史-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4439号

《宽容》(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根据英国 GEORGE G. HARRAP AND COMPANY LTD. 1926年4月版

伦洋书坊·房龙文集

宽容

KUAN RONG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郭兵 曹秀梅 季广志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8开本 13.5印张 277 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2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00-03648-X

I·566 定价:9.00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

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高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

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前，人类在平静的无知谷中过着快乐的日子。

东西南北四面是恒久岭绵延的山脊。

知识泉的水从破败的渠中淙淙流过。

这水从往日山引来。

又消失在未来潭中。

水虽不如大河那么多，但足以满足村民们微薄的需要。

晚上，村民们饮过牲口，灌满水桶，就坐下来享受生活。

这时，全知长老被大家请出来，他们白天总是在阴暗的角落里，整天对着一本神秘的古书冥思苦想。

他们向孙儿们咕哝着一些奇怪的字眼，而小孩子们心里却想着那些从远处捡来的漂亮卵石。

长老说的话常常含混不清。

可他们讲的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在一千年前写下的文字，所以一字一句都很神圣。

在无知谷中，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敢否定祖宗的智慧，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唾弃。

就这样，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人们总是害怕——如果长老不让自己跟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果实，那可怎么办？

夜晚，小镇狭窄的街巷里总有一些窃窃私语，讲述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女的故事。

有些人走了，再也没有人见他们回来。

还有些人曾经试图爬上那遮住了太阳的石壁，悬崖下还能看见他们的白骨。

年复一年。

人们在平静的无知谷快乐地生活着。

从黑暗中爬出一个男人。

由于长途跋涉，他双手指甲磨秃了，缠裹双脚的破布沾满了血迹。

他跌跌撞撞地挣扎到一间茅屋前，用尽力气叩响了房门，然后就昏了过去。

借着一点摇曳的烛光，有人把他抬上一张吊床。

清晨，全村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围着他的床站成一圈，不住地摇着头。他们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对于那些敢于走出山外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和屈服。

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长老们摇头晃脑地嘟囔着一些毒辣的咒语。

他们并非铁石心肠，但律法毕竟是律法。

这个人违背了全知长老的意志，罪不可恕。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长老们本想慈悲为怀，他们记得他的母亲那双渴望的眼睛，也没有忘记三十年前他的父亲在沙漠中失踪的惨剧。

然而，律法终究是律法，律法是必须遵守的。

全知长老们就是律法的执行者。

他们把流浪者抬到了集市，人们在周围静静地肃立。

由于饥渴交加，他仍然很虚弱。长老们喝令他跪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是他偏要开口讲话。

他背对着长老们，在人群中搜寻着不久前还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请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高兴起来吧！我到了山的那边，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壤，我的手感到了异族的触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世界。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自古以来就是连绵的山脉。

“每当我问起，山的那边是什么，他们总是急急忙忙地摇摇头，让我赶紧闭嘴。如果我还要问，他们就带我到悬崖边，让我看那些胆敢冒犯神灵的人留下的累累白骨。

“于是我就喊：‘撒谎！神爱那些勇敢的人！’这时全知长老们就会赶来，给我念他们的圣书。他们说，天地万物都是由上天的旨意决定的，山谷是我们

的，由我们掌管；花鸟鱼虫是我们的，听凭我们的支配；但是山属于神，山外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永远永远。

“他们这是在说谎！他们欺骗我，就像欺骗你们一样。

“山那边也有牧场，草地也和别处一样肥美。男人女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他们的城市也有千年劳作创造的辉煌。

“跟我来吧，我找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那里能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让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吧，那里也有神的微笑！”

他停住了，人群一阵惊呼。

“亵渎！这是亵渎神灵！”长者们叫道，“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胆敢藐视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理应处死！”

他们随即举起了大石头。

他们杀死了他。

他的尸体被抛在悬崖脚下，以儆戒那些怀疑祖先智慧的人。

在那之后不久发生了一场大旱灾，知识泉的水干涸了，牲畜渴死了，田里没有一点收成，无知谷中一片饥馑。

全知长者们却没有垂头丧气，他们预言，一切都会好转，因为他们的圣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况且，他们这么老，只要有一点点食物就可以了。

冬天到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人烟稀少。

一多半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

活下来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山的那边。

但是律法说：“不行！”

而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暴乱发生了。

绝望，给那些曾因恐惧而沉默的人以勇气。

长者们被推到了一边。他们无力地抗争着，抱怨自己命苦，哭诉子孙忘恩负义。可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庄的时候，他们拦住了车夫，逼着他带上了他们。

通向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这时距离流浪者回到无知谷已经有很多年了，要找到他当年指出的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找到第一个用石子堆起的路标时，已经有几千人在路上饥渴而死。

从那以后，旅程变得不再艰难了。

细心的先驱者当年开辟的小径，穿过莽莽的森林和无边的荒野，沿着这条小径，人们顺利地来到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有碧绿的草场。

人们相视无语。

“还是他对了。他是对的，长老们错了……”

“他说的是真话，长老们撒了谎……”

“他已经化作悬崖下的白骨，可那些全知长老，却还坐在我们的马车里唱那些古老的圣歌……”

“他救了我们，可我们却杀死了他……”

“发生这样的事真是让人内疚，可是，要是当初我们知道实情，就不会……”

他们卸下套车的牛和马，把羊群赶进了牧场。后来，他们建造房屋，开垦土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若干年后，人们为智慧老人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决定把勇敢的先驱者移葬到这里。

一行人庄严肃穆地来到那个已经荒无人烟的山谷，但是在原来的地方却找不到先驱者的遗骨。

它已经被饥饿的豺狗拖进了自己的巢穴。

于是，人们把一块石头安放在那条小径的起点——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石头上刻着那位先驱者的名字，是他率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起挑战，人们才得以在他的指引下获得新的自由。

石头上刻着：子孙后代敬立。

这样的事情从前发生过，现在也还有。但愿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目录



宽容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致读者

钱满素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 序言 /001
无知之祸 /001
希腊人 /007
束缚的降临 /031
神的晨光 /038
牢笼 /052
生活之纯 /060
宗教法庭 /067
艰难的求知 /079
文字之灾 /088
这是一本怎样的历史书 /093
文艺复兴 /096
宗教改革 /102
伊拉斯谟 /112
拉伯雷 /121
老店新招牌 /127
再洗礼派 /141
索齐尼叔侄 /147
蒙田 /153
阿明尼乌 /157
布鲁诺 /164
斯宾诺沙 /168

新的天国	/176
太阳国王	/184
腓特烈大帝	/187
伏尔泰	/189
大百科全书	/201
革命的专制	/206
莱辛	/213
汤姆·佩恩	/221
最后一百年	/225

译后记 /230



无知之祸

公元 527 年，查士丁尼一世^①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民不喜欢“书本知识”，他一声令下，雅典学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几百年后，硕果仅存的那座埃及神庙，也被他下令关闭了。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瀑布。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崇拜爱西斯^②的圣地。不知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都没有在这儿站稳脚跟，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到公元 6 世纪，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僧侣在这里摆弄着这种古老而神圣的艺术，而埃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则早已忘记了它。

但是这时，农民出身大字不识的皇帝陛下一道圣谕，寺庙和附近的学校都成了国家财产，雕塑和绘画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写字匠们则被投进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在饥寒交迫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古老的象形文字也就失传了。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假如查士丁尼（愿上帝降罪于他）不那么斩尽杀绝，留下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那么今天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要轻松得多了。尽管现在我们能够翻译出那些奇怪的埃及文字（这要归功于商博良^③的天才），但是要想弄清古埃及

① 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 年在位），完成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并发动战争向西扩张，占领了大片土地。鼎盛时，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南至尼罗河流域，地中海几乎成了它的内湖。——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爱西斯，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母性的女神。

③ 商博良（1790~1832）：法国的埃及古物学者，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埃及古物学，1821 年起研究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破译了罗塞塔石（1799 年拿破仑工兵团的一位军官在埃及罗塞塔城附近发现的写有象形文字的石头）上的埃及文字，并据此弄清了古埃及文字的语法，编纂了一部古埃及语辞典。

人留给子孙的话里究竟有什么深意，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其他古代民族也都有这样的遗憾。

那些留着奇怪的大胡子的古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慨叹“有谁能够理解天神的忠告”时，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留下了大批刻有经文的泥版^①，把神的旨意刻在圣城的花岗岩石柱上，他们日复一日地祈祷神灵，尽心竭力地诠释神的法典……他们对神灵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一会儿是最宽容的人，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一会儿又成了最残暴的刽子手，用酷刑折磨那些违犯敬神礼仪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个谜。

我们派远征队到尼尼微^②，我们在西奈的沙地上掘洞探寻，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起来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③，在埃及，我们竭尽全力，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

就在这时，几乎完全偶然地，我们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可以随意地进出。

这个小小的方便之门不在阿卡德^④，也不在孟菲斯^⑤。

它在丛林的深处。

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所遮掩。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与“野蛮人”遭遇了——他们喜欢称其为“野蛮人”。

这种会面并不愉快。那些可怜的异教徒误解了白人的意图，用长矛和弓箭来迎接他们。

来访者则以大口径霰弹枪回敬。

从那以后，就很少有过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无是处的家伙，他们肮脏、懒惰、游手好闲，崇拜鳄鱼和枯树，理应得到厄运的报应。

到18世纪，情形有所变化，先是卢梭透过伤感的泪水，沉思眼前的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纷纷掏出手帕加入了落泪的行列。

愚昧的异教徒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没有见

① 古巴比伦人在泥版上书写楔形文字，再将其晒干或烘烤，以便长时间保存。

② 尼尼微：亚述古城，在底格里斯河畔，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隔河相望。

③ 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两河流域地区，人类城市文明的发祥地。

④ 阿卡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市，阿卡德帝国的首都。

⑤ 孟菲斯：埃及古城，在开罗南面。



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受害者，他们真正具备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已经使人类失去了这些美德。

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比他们稍微低级一些的高等家畜。

付出辛劳总会有所回报。我们渐渐明白，野蛮人其实就是生活在更恶劣条件下的我们自己，只是他们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彻底了解了野蛮人，我们才窥见人类所具有的很多奇特的天性，只不过这种天性已被我们五千年来学会的礼仪习俗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非总能让我们感到骄傲，但是，了解一下人类的过去，同时欣赏一下我们成就的业绩，只会使我们更有勇气完成手中的工作，对那些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的异族兄弟，我们也会更加宽容一些。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学手册。

它是写给“宽容”这个主题的。

可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主题。

我们很容易跑题，一旦偏离正题，只有天知道我们会走到哪里去。

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一点篇幅，告诉读者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迷惑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必然是主观的。既然如此，后学之辈还是去求助于大家所公认的权威罢。

我参考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源自拉丁语 *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不过就本书的主题而言，不妨就取《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就让我们再回到野蛮人的话题吧。让我来告诉你，从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们发现了些什么。

人们常常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说的只是一些叽里咕噜的简单语言，原始人都自由自在，只是当世界变得“复杂”时，这种自由才失去了。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在中非、玻利尼西亚以及北极附近土著人中的调查表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而且是过去和

将来的奴隶。简单来说，原始人从生到死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快乐地游荡，四处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情景，现在的结论跟这样的画面显然相去甚远，但却更接近实际。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漏掉了一个，那就是人类生存的奇迹。

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为什么能够抵御严寒酷暑，抗拒疾病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万物之宰的呢？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作解答。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人绝不是独自完成这些事情的。

为了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族的混合属性中去。

原始社会只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信条，那就是求生的欲望。

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因此任何想法都必须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活下去。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就是一切。部落是可以移动的堡垒，它自食其力，自成体系。它是排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安全。

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得多，上面所说的只适用于看得见的世界，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与看不见的世界相比，看得见的世界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知道因果法则。

如果我不小心碰了有毒的常春藤，我会一边责怪自己不当心，一边去找医生，然后叫园丁把那东西赶紧铲掉。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告诉我，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药物止痒，只要把那些藤清除，就不会再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了。

真正的野蛮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交织，无法分离的。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死去的其他人变成了鬼魂，他们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时时刻刻伴随着部族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和他同吃同睡，为他看守大门。他必须选择，是和鬼神保持距离还是讨好他们，而一旦做错会立刻受到惩罚。由于不知道怎样取悦所有的鬼神，所以他总是处于恐惧之中，害怕因神的报复而遭受厄运。

因此，碰到一丁点儿特别的事情，他都会把它归结为某位看不见的神灵作祟，而不去寻找这件事的根本起因。这时，他看到手臂上起了皮疹，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一定冒犯了哪位神灵，这是他在惩罚我。”然后，跑到巫师那里，不是抹些药水消解毒藤的毒素，而是讨一张“符”来，



镇住那位发怒的神给他施的法术。

而对于带来痛苦的毒藤，他却任由它继续生长。要是凑巧有个白人拿一桶煤油来把它烧光了，他还会骂他捣乱。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件事都是某个看不见的神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它要想存在下去，自然必须恪守那些能够使神灵息怒的法则。

按照野蛮人的观点，这样的法则是存在的。祖先把它制定下来传给了他，他必须保持它现有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形式，再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这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很荒谬。我们信奉的是发展、成长，是永不停息的进步。

不过，“发展”只是近年才形成的概念，所有低级形态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觉得自己拥有的就是世上最好的，从来没有想过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别的东西。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有人改变法则，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呢？

说起来很简单。

如果有人拒绝遵守代表神的意志的公共条例，就立即给予惩罚——直截了当地说，靠的就是壁垒森严的专制体制。

也许这样说会使人觉得野蛮人最不宽容，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侮辱野蛮人，所以我还要赶紧加一句：在野蛮人生存的环境中，他必须专横，这是他的职责。假如他允许有人对部落的法律指手画脚，部族的安全和人心的安定就要受到威胁，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数量有限的一群人，是怎样保护这套口口相传的复杂的法律制度的呢？今天我们虽有成千上万的军队、警察，要执行几部并不复杂的法律仍然是件困难的事情。

说起来也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靠着精明的算计，做到了靠武力做不到的事情。他发明了“塔布”^①这个概念。

“发明”这个词也许有些不够恰当，这样的东西不大可能来自突如其来的灵感，只能来自长年的生活经验。不管怎么说，非洲和玻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塔布”，这为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① 塔布：原文为 taboo，意为禁忌。